

随笔

闲话乞丐

■孙青瑜

乞丐,也叫要饭的或叫花子,房无一间,地无一垄,打狗棍一落,就落到别人地里,惨凉之境可想而知。正是因为可怜,属历朝历代痛下决心消除和改变的阶层,也是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团结的对象。只是由于种种原因,乞丐阶层从远古到今天,生命力却旺盛不衰,一茬一茬地自生自灭,又星火燎原。丐帮的形成,大概就是由于生存环境最为恶劣的年份,讨饭者多之又多,成群结队,政府无力管问,便以帮派形式使其“自治”。

历史上最有名的乞丐,是春秋时期的伍子胥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。伍子胥属贵公子落难,朱元璋则属“先天”贫穷,想必二人沿街乞讨的心境却是一样一样的,身无分文,露宿街头,温饱不定,三更半夜,寒风一吹,浑身哆嗦,睁眼一看:雪花大如席;侧耳一听:夜幕四合的村子里还有恶狗在吠;缩身一团,肚内如同石滚碾场……可以说,不跌落到无家可归,就无处体证那份袭胸的凄凉和苦楚。小时候常听母亲说:“谁有口饭吃,谁也不会去要饭。”

可因为儿时不懂事,我常捧着要饭的看热闹。恰好那时候镇上有几位乞讨专业户,不知道他们来自何乡,在我小时,他们就已在镇上滚打多年,久而久之,也就成了镇上成员,有默然伸碗派,有好嘴弹舌派,也有应景数嘴派……而在这些乞丐中,我们小娃子最喜欢

的却是那位“应景数嘴派”。

“应景数嘴派”大概有四十来岁,记得他冬夏都穿着棉袄,冬天腰间束一大带;夏天敞襟露怀,肩背上搭一布搭子,手拿一竹板子,每逢早集上来,从东街窜到西街,再从西街数到东街,见什数什,看到卖红薯的,快板一呱嗒,张口就来:“这堆红薯真漂亮,皮紫瓢甜如化糖,不到集散——全抢光。”因为十里八村来的菜农都认得他,见他一来如躲灾星,碰到大方的主儿不待他开口,拿起一块红薯塞给了他,同时也塞住了他的嘴,让他转到下一家。

下一家是卖茄子的。

竹板一打,又来了:“你的茄子好又大,炒菜好吃不死踏,赚的钱财装不下……”不想“应景数嘴派”还没数完,卖茄子的小贩就不耐烦了,起身就撵:“去去去,哪远滚哪去!”“应景数嘴派”见小贩小气,竹板又一撖,翻脸了:“为人处世不和气,茄子沤烂你家里!”

据说,这数嘴讨要也是有历史来由的。相传仁宗的母亲很丑,被仁宗赶出了宫廷,一瓜农碰到,认作干娘。不想第二年,此地大旱,数亩瓜田无有收成,眼看全家人就要饿死。仁宗的母亲无奈,为干儿子出了一招儿:“我来教你四言八句,学会了去那些殷实宝贵人家,喜事良辰,做个恭贺,讨顿酒吃。”干儿子学了四言八句,就兴起了江湖,不但饱了自家,继而

又招来徒弟,树立门派流别。打那以后,叫花子数嘴子赶酒场就成了一种纯朴的民俗,而且待遇很高,上可进皇亲国戚的府第,下可入黎民百姓的宅院。只要碰到喜事,叫花子怀揣一挂鞭,进了主人家的院门,鞭子一甩,看见什么数什么,只要是四言八句就可以。比如上了富户人家的台阶,烂熟到肚子里的诗句就会遇景而出:“初到贵府步金阶,主东财门大敞开。三步四步走过来,特到府上拜驾台。一拜东主福寿好,二拜老安又少怀。三拜东主多财道,四拜天官赐福来。”碰到起新房的人家,乞者就会调动赞新房的诗句:“鞭炮一响息了音,明灯高照亮莹莹。新春新房新婚姻,朱红对联两边分……恭喜姐来恭喜郎,金玉良缘本成双。”唱完之后,主人一般会安排叫花子入席吃酒。只是这种纯朴友善的民俗在世间早不复存,仁宗娘的徒孙也只好将鞭子换成了竹板,从酒场沦落到菜市场混得一人肚圆。

也就是说,乞讨者大多属于一人吃饱型,心装天下者不多,但也不是没有。除了那两位名人,据说历史上还有一名义丐,叫武训,要饭要来家财万贯,兴办学堂,造福贫子,得到众人好评,千古留名。也就是说,无论干啥,只要雄心不倒,壮志不灭,要饭也能要成一代英雄。

伍子胥是也,朱元璋是也,武训更是也。

散文三章

■邓同学

亲爱的南瓜

一天,我和朋友到郊外的一个饭馆吃饭。饭馆很有特色,占地十多亩,青菜是地里种的,鸡子是农家小柴鸡,鱼儿就在鱼池里,有一种原生态的味道。我在院子里转悠,见枣树上挂着一个熟透的南瓜,红彤彤的,像过节的灯笼。我知道,这种南瓜是观赏品种,长不大,但深受人们的喜爱。也许,其他的都被人摘走了,这一个被人遗忘了。同伴帮我上树去摘,无奈,树枝太细,人够不到树上的南瓜。我找来一个劈了的竹竿,用竹竿的梢拧南瓜的秧子,南瓜被我从树上请了下来。我仔细观察,南瓜的一边有一个干了的疤。同伴说,扔了吧。我说,哪能呢!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我与南瓜有缘,怎能抛弃呢!我想起这样一个细节,有一篇小说,文中写到,客车上一个男孩子看到一个女孩子美丽的脸,向女孩子表示了心中的爱。可是,当女孩子扭过脸,男孩子看到了女孩子一边被烧伤的脸。男孩子跑了。已进入冬天,说不定哪天就要下雪。一落雪,树上挂满了冰,南瓜也要被冻坏的。所以,瓜上有个疤,不能成为被我抛弃的理由。吃饭后,我没有忘记南瓜,把南瓜带回家,摆在条几上,每天都看上几眼。我爱南瓜,南瓜就是我爱。明年,我要把南瓜的种子种到土里,让南瓜结出更多的南瓜,让生命生生不息!

俺家的石榴树开花了

春风一吹,杨柳绿了,石榴树也绿了。早起,我突然发现,石榴树上挂满了许多花蕾,有的已绽放。每年都是这个时候,石榴树绽开希望的花蕾。我家盖房子的时候,移来一株有五年树龄的石榴树,移来时已是夏天,次年就挂果了。后来,我见有卖石榴树苗的,花两元钱买了一株,去年就结了十几个石榴。老石榴树根部发出多个枝条,妻子留了一个。留下来这一个也有擗面杖粗了,去年挂了果。不足两平方米的地方,挤了三株石榴树。这几年,我家的石榴树一年比一年结得多。最初十几个,二十几个,四十几个,七十几个,去年结了一百多个,吃不完,送亲戚,送朋友。我把石榴带到办公室,让同事们品尝。每年的这个时候,面对我家的石榴树,我都要作一篇小文,既是对未来的期望,也是对岁月的怀念。

花盆里的丰收景象

秋天到了,我家院子里几盆辣椒红了,

红得似火,等待着被收获。

家居城里,到处是无表情的钢筋水泥结构。要知道季节的变化,只有到郊外去。前年我家种了几盆花,冬天花谢了,我也懒得打理,几个花盆孤零零地堆在院子的一角。今年春上,我又想起那几个花盆,把它们弄出来,换上新土。正好邻居大婶育有辣椒苗,我移植几棵,浇了水,等待着辣椒苗长大。

水分充足,辣椒苗就疯长。院子里春意盎然。辣椒开花了,小白花,成为绿叶中的点缀。有一天,刮大风,下大暴雨,辣椒枝被折断了几枝,有的被弄弯了,匍匐在地上。辣椒苗如同一个被蹂躏过的披头散发的女人,一片凄凉!我找来几根树枝,插进花盆中,把辣椒枝固定在上边。几天后,辣椒又恢复了往日的容颜。

辣椒结了果,青辣椒一天天长大,变长,竟有一支香烟长短。不知哪天,青辣椒变红了。有一个红了,其他的跟着变红。我没有看到什么时候变红的,或许在我上班的时候,或许在夜间,反正一下子就全红了。就如麦子,一晌午全熟了,像娃娃们比赛似的。

我摘下几个红辣椒,洗过,切碎,用油盐拌过,就馍吃,辣得十分有味。妻子把红透了的辣椒摘下,用线穿成串儿,挂在院中,就像过年放的鞭炮。妻说,这个冬天不用买辣椒了。

有播种就有收获!土地,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的生产资料。可是,我国的土地在一天天减少。没有了土地怎么种粮食种菜呢?杂志《天池》的封面曾使用过一幅漫画:一个老农手里扬着鞭子,赶着一头牛,在十几层高的楼顶耕地。其实,在楼顶上弄上土,种些蔬菜,不可以吗?我在一个居民的楼顶见过几十棵盆景果树,有桃树,有苹果树,有石榴树,有柿子树,就像一个果园,四季都有果实成熟。主人告诉我,他家基本上没有买过水果,光树上结的果子就够全家人享用呢。我佩服主人的精明。听说,现在有一种无土栽培法,不用土地也能种粮食和蔬菜,科技真是发达呀!

在家里,弄上几盆鲜花,可增加生活的情趣,陶冶情操。种些青菜瓜果,方便又实惠。收获辣椒后,我准备再种些蒜苗和青菜。

一分播种就有一分收获。天道酬勤!

诗歌



暖冬 (五首)

■薛顺民

似水流年转瞬空，叶飞满地送归鸿。
温馨常伴南柯梦，秋尽何须又暖风？

二

鹧鸪彻啖挽深秋，夜半谁人作壮游？
广汉不知音讯至，伤怀思远涉巴丘。

三

烟雨濛濛舞北风，长天垂泪到天明。
冬寒无意薄云水，犹恐相逢似梦中。

四

风拂草木添寒意，云过碧空楼鸟归。
阅尽秋冬知冷热，沧桑往事几人追？

五

一夜烟云罩碧空，窗前无助数寒星。
但得春日夕阳晚，徒步溪边待月升。

古诗八首

■邵世民

清明前后

花睡春风里，莺息月色中。
遥知家很远，梦会乐无穷。

春日郊游

两岸桃梨南北栽，三行小鸟过河东。
游鱼远在白云上，只见花开不见风。

寒冬即景

西风雁叫雪花飞，腊月梅寒少翠威。
夜半声声催梦醒，窗敲万户玉蝶肥。

倒春寒

悠悠冷气雪层层，大地寒霜仄雾蒙。
燕舞蜂飞何许日，阳春待到杏桃红。

夜宿沙河

云舒雨尽放晴天，夜半蛙鸣到小船。
最是多情头上月，风荷梦里共缠绵。

秋 怨

残荷弄雨雨非残，怒叶穿云雾漫天。
怯怯蝉鸣鸣怯怯，猗猗闪闪电声传。

夏夜风情

婆娑倩影竹摇动，烂漫香花逗小萤。
素手推开窗上月，蛙声阵阵照繁星。

农历九月雪

哪是梨花枝上闹，都因白雪性情移。
松竹岁友无佳措，妙手神工也赞奇。



野地里报春的信使

■杨亚爽

千百年来,辛弃疾的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”使那小小的、不起眼的荠菜花,成为野地里报春的信使。

一场温润的春雨过后,北方乡村的田埂上、溪头边,便破土拱出一片片、一簇簇绿紫相间的荠菜。荠菜其貌不扬,锯齿似的细条叶片挨着、挤着,随意地趴伏在地,或掩身于油菜、蚕豆苗的身影之下。轻柔的春风拂过,融融的阳光抹过,荠菜“心中”立起一根细细的茎苔,苔上结出小小的花苞,渐渐开出米粒般大小的花儿。

素白、细小的荠菜花儿,如一群布衣赤脚的乡村姑娘,安静、羞涩地随风摇曳,送出阵阵清香。面对她们,你会感到恬然亲近,心头自然地泛起丝丝暖意,就连嘴角也会情不自禁地浮出和善的微笑。

在乡下老家,信步走在门前的田埂上,瞥见一簇簇的野菜花,觉得是那么的亲切、随和。童年时和妹妹挖荠菜的场景恍若昨日。于是,心底突然冒出挖荠菜的冲动,兴致勃勃地拽起一同回家的妹妹,一人端一只小塑料篮,握一把平头小铲,像工兵挖地雷似的分头沿路搜寻。正低头四顾间,忽听妹妹孩子般欢快地嚷:“哥,快来。我这边好大一片哟。”我赶紧奔过去和她“会师”。这边我和妹妹还没挖完,那边弟弟站在院墙外花园里,扯着嗓子大呼:“你们真是舍近求远呐,门前这么多肥嫩的野菜愣是看不见啊。”我和妹妹连忙折转回去,低头一瞧,不由奚落城市长大的弟弟说:“真是‘青草、麦苗不分’的傻孩子!”原来,他说的荠菜是“美人鱼”花的小幼苗。一家人为此笑得前仰后合。

不大一会儿工夫,我和妹妹的篮里装满了绿绿、紫紫的野菜。母亲择洗干净后,放进开水中焯一下,剁成末儿用纱布袋挤去水分,拌上肉糜,全家人喜滋滋地吃了一顿鲜美可口的荠菜馄饨。翌日午饭时,手巧的母亲又把剩下的荠菜末,加上一些炸成金黄、碾压碎的花生米后,拌上麻油、盐、醋等调料做成凉菜下酒。青绿与明黄的巧妙搭配,赫然将一个春天搬上了饭桌。